陔餘叢考

陔餘叢考卷三十九

陽湖 趙翼 雲崧

累世同居

世所傳義門以唐張公藝九世同居爲最然不自張氏始也後漢書樊重三世共財繆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彤乃閉戶自撾諸弟及婦聞之悉謝罪蔡邕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又陶淵明誡子書云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是此風蓋起於漢末今按歷代義門見於各史孝義孝友傳者南史十三人北史十二人唐書三十八

人五代二人宋史五十人元史五人明史二十六人其尤盛者張公藝之先北齊東安王永樂隋大使梁子恭皆躬造而表其門至公藝又被唐高宗褒諭此一家而旌於三朝者也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必共坐犬百餘亦共牢一犬不至羣犬不食已見五代史而宋史又載其家名昉者已十三世同居昉之後又六世大中祥符中曾擢其名延賞者爲員外郎此一家而見於兩史者也浦江鄭綺九世同居已載宋史而鄭文嗣又載元史鄭濂又載明史此一家而見於三史者也其不在孝友孝義傳而雜見於本紀列傳者魏書楊播及弟椿津緦服同爨盧潛自祖至孫百口同居唐書李綱五世

同居崔元暐三世同居羣從皆篤孝睦自違會食無別爨失敬則與三從兄弟同居高崇文之先七世不異居崔鄲四世共居李紳累世同居劉審禮再從皆同居遼史聖宗紀有遼州張庭美坤州劉興嗣道宗紀有慶州靳文高奚人達魯錦州民張寶米太宗紀有金鄉李光襲理宗紀有潭州李符度宗紀有高郵夏世賢皆累世同居而陸九淵傳其家累世義居李庭芝傳其家十二世同居元史趙毓家已三世同居至毓又申先訓汴梁女子李氏爲賊所執欲犯之氏罵曰吾家六世義門豈汚賊乎此皆別見於孝義等傳之外者也又有正史所不載而雜見於他書者賈氏談錄博陵崔倕三世同居

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僮為首鐵圍山叢談河東姚氏十三世不析居累代旌表義門湧幢小品周德威五世孫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已十世同居趙忭帥越聞於朝明隆慶中山西巡撫賈一枝題長治縣仇氏六世同居又連江楊崇亦六世同居此又正史之外見於紀載者也余同年大學士王惺園先代亦四世同居問其家法大率一家中推一人有才者為主而尊卑皆聽命焉親疎無異爨婚娶無異禮以是心志一而食用儉故能保世滋大因考陸九淵傳謂推一人最長者為家長家事悉聽命子弟分任家事田疇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明史鄭濂傳亦稱其家代以一人主家政可見

治家固不可無經久之法也家庭雍睦和氣致祥自必碩大蕃滋福祉駢集如楊播一門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崔倕生六子一居輔相五任大僚宣宗賜其堂曰德星堂浦江之鄭余闕嘗表爲浙東第一家李文忠取浙亦嘗遣兵護之而貸以粟趙天羽又記明太祖嘗召濂獎之退朝語馬后后曰陛下以一人尚得天下今鄭一家三千人爲患何難太祖悟再召見將誅之問曰汝家何術能如是對曰無他惟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免之明史又記永樂中有傳建文帝在其家者遣使索之其廳事有十大櫃五貯經史五貯兵器以備不虞使者所發適皆經史其半不發乃免禍人以爲至行所感而湧

幬小品又記連江楊氏子孫互相乳哺家雞亦互哺其子搆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歿祟卒子弟拜禱復活又十三年乃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豈非積善餘慶報施不爽有如是耶然楊播家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後遇河陰之變盡為爾朱氏所殺惟餘楊愔相北齊又為常山王所害楊氏遂殲絕鐵圍山所記十三世同居之姚氏一旦大小死欲盡獨兄弟二人方居憂而弟婦又卒弟獨與小兒同處其亡妻每夕來哺兒兒閙弟室中有婦人聲疑為妖魅伏刀殺之尋血跡所起則弟婦塚也婦家訟於官兄弟皆死獄中姚氏亦遂絕此又天理之不可曉者

守節絕域不傳者甚多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不屈節而漢書匈奴傳馬宏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被執亦不肯降至蘇武歸匈奴乃令其隨武歸其時又有楊信路充國等皆爲單于所留數歲始得歸張騫使月氏亦爲匈奴所得留十餘歲始與同行之胡人堂邑父脫歸魏遣于什門使於北燕爲燕䟦所拘不降至二十二年魏燕通好乃得歸魏主嗣比之蘇武唐溫彥博爲突厥所執問以虜實不對置之陰山苦寒地及突厥歸欵始還宇文元璹亦奉使爲叱羅所拘數年始還高祖比之蘇武張騫鄭元璹陷突厥數年太宗許頡利可汗婚元璹

始得還太宗亦比之蘇武又契苾何力使賀蘭被執拔刀割左耳誓不屈太宗聞之許吡伽和乃得還以蕃人爲中國抗節尤絕奇也蔣儼使高麗被囚及高麗平始還崔倫使土蕃被執逼爲書約涇州降倫不從囚邏娑城六年始還陳行焉使土蕃論欽陵欲其拜不屈留之十年卒於土蕃遼使只刺里至高麗被留十六年不屈後高麗降始得還南宋洪皓使金留十五年乃歸朱弁張邵使金亦皆留十餘年始歸又有陳過庭司馬朴滕茂實崔縱魏行可皆沒於金理宗時有王善使元留七年乃歸元世祖初遣郝經爲國信使使於宋通好賈似道方以鄂圍之解爲己功慮經至泄其情乃拘之真州至

伯顏南伐始禮而歸之被留於宋者凡十六年又月里麻思使宋議和宋將脅以兵欲降之不屈乃囚於長沙飛虎寨凡三十六年而死石天麟奉使漠北爲海都所拘二十八年始得還明太祖起兵江左使汪河至擴廓所被留六年明兵至河南擴廓走乃得還此皆抗節絕域歷久不變者今蘇武事蹟在人口洪皓朱弁士大夫尙有能記之則猶藉以文學傳也若馬丁月里諸公則罕有舉其氏名者矣又蘇武射雁一事乃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帛書知武等在某澤中所以使單于不敢隱匿非眞有雁書實事也經則在眞州得一雁題詩於帛以繫其足放去其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河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

弓繳窮海瓜臣有帛書果爲汴民射得於金明池遂以進世祖然則蘇武雁書乃托辭而經雁書則實事尤絶奇也袁桷題郝伯常雁足詩末云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克生還

爲法自斃

史記秦商鞅爲令使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者與降敵同罰後鞅得罪出亡民莫敢留鞅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此乎宋書劉毅爲劉裕所破夜投牛牧佛寺先是桓蔚之敗走投此寺僧昌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爲劉衛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乃嘆曰爲法自斃一至於此遂縊而死唐書路巖爲相嘗請三品以上得罪誅者剔取喉驗

其死及竄流儋州賜死亦剔取喉五代史蘇逢吉陷李崧族誅後逢吉隨隱帝軍敗自殺周太祖梟其首正當李崧被刑之所閩主璘時薛文傑擅權會吳兵來伐閩士卒欲得文傑以快心方肯出戰乃檻送文傑於軍前先是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如木櫃攢以鐵鋩皆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癸辛雜識春州瘴毒可畏竄逐者必死盧多遜貶朱厓時知開封府李符言朱厓雖海外水土無他惡春州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改之後月餘符坐事上怒甚遂以符知春州至州月餘死續通鑑宋章惇爲相貶蘇轍雷州司戶參軍不許住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爲强奪民居下州追治以

僦劵甚明乃止及惇敗亦謫雷州僦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

鞭尸

史記伍子胥以吳兵破楚求昭王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呂氏春秋及淮南子但言鞭平王之墓三百不言鞭尸）北史王僧辯爲陳霸先所殺其子頒逃入北朝在隋伐陳之役從韓擒虎先鋒渡江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曰郎君讐恥已雪而悲不止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墓斲櫬焚骨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曰其墳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更至明日事乃彰露乃各具鍬鍤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

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遂焚骨取灰投水飲之自縛歸罪
晉王廣表其狀文帝特不問

刮骨

三國志關壯繆嘗爲流矢所中貫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嘗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刮骨去毒公便伸臂令醫劈之時方與諸將飲臂血流於盤器而公言笑自若此壯繆事嘖嘖在人口者也吳志留贊因討賊一足被創屈而不伸乃以刀自割其筋氣絕良久已而足伸瘡愈北史長孫子彥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人以爲踰於關羽宋史太祖在周世宗時乘皮船入壽春濠中城上發連弩射

之矢大如椽牙將張瑷以身蔽之矢中瑷髀鏃着骨不可出瑷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斗神色自若劉遇足有炙瘡痛醫謂火毒未去遇即取刀割瘡至骨曰火毒去矣談笑如常馬懷德流矢中額鏃入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姚麟中矢透骨亦以强弩出之韓世忠中毒矢入骨亦用强弩括取之元史趙匣剌與宋將督萬壽戰矢鏃中左肩不得出元帥取罪囚刲其肩視骨節淺深知可用即鑿其創拔鏃出之匣剌神色自若

威怖兒啼

通鑑後趙將麻秋最勇猛人呼爲麻胡民間小兒啼怖

以麻胡來輒止南史劉胡面黝黑爲越騎校尉蠻人畏之小兒啼語以劉胡來便止桓康驍悍所至爲暴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摹寫於牀壁無不立愈北史楊大眼威振淮泗童兒啼者呼云楊大眼至即止高車國倍侯利奔魏勇健善戰北方人畏之兒啼者曰倍侯利來便止唐書郝玭爲邊將獲虜必刳剔而還其尸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宋史劉錡傳錡少時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遼史耶律休哥敗宋兵宋人欲止小兒啼曰于越至輒止于越其官號也金史牙吾塔好用鼓椎擊人其名可怖兒啼世呼曰盧鼓椎

千里駒

千里駒之稱見於漢魏六朝者不一而足漢書楚元王傳武帝名見劉德曰爲千里駒魏志曹休傳休避亂至吳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晉書傅咸年十六歲列女杜憲見之曰千里駒也以其妹之女妻之載記劉淵謂劉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苻堅謂苻朗亦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南史宋武帝名見張敷目之曰眞千里駒也邱仲孚少好學其從祖靈鞠稱爲千里駒王規少俊與叔父暕深器之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明僧紹見劉杳亦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梁武帝以姪映聰敏謂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王茂少時其祖深嘗

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任昉少時從叔晷嘗謂昉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北史魏太武徵李孝伯爲中散謂其從兄順曰眞卿家千里駒也李伯尚少有重名魏孝文曰此李家千里駒也崔昂少孤祖孝芬嘗謂親友曰此兒終當遠至吾家千里駒也濟陰王暉業謂元文遙曰此我家千里駒杜杲學涉經史其族父纘嘗謂曰吾家千里駒也張乾威隋書作虔威性聰敏世父暠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袁躍有儁才其兄翻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齊馮翊王潤幼時神武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唐書張柬之曰李暠爲宗室千里駒又李千里初受封時武后謂曰兒吾家千里駒乃更名千里遂

史耶律的琭伐高麗有功聖宗壯之曰眞吾家千里駒也宋史宗室子淔有才蘇軾謂其父令鑠曰此公家千里駒也黃山谷見其甥洪芻詩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按曾速子齊有辨士田巴一日服千人有徐刧之弟子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能數言折巴巴謂徐刧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而已則千里駒三字實起於戰國謂年少而有逸才者後遂以爲獎進後輩之佳稱耳

五月五日生子

世以五月五日生子爲不祥自戰國時已有此忌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命勿舉母私舉之文旣長問父

曰不舉五月子何也文曰生及戸損父文曰何不高其戸誰能至耶世説胡廣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父母藏之葫蘆投於河有人收養之及長有盛名父母又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養則忘恩而無所歸乃托葫蘆所生姓胡名廣西京雜記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其叔曰田文以此日生非不祥也乃舉之宋書王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其祖猛以爲此兒必興吾家乃名之曰鎮惡後果爲名將唐書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采日中文明之盛也果以文名又宋史趙元昊以五月五日生後嗣位日以强大此皆俗忌之見於史傳而卒不驗者也然亦有時而驗

者北史北齊南陽王綽以五月五日辰時生後主緯以是日午時生後緯爲韓長鸞所譖搤死綽亡國後入周賜死（綽死百餘日顏色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癸辛雜識謂屈原以五月五日生投汨羅江而死近世翁應龍亦五月五日生後被刑湧幢小品謂宋徽宗五月五日生改天寧節於十月十日終有五國城之厄遼懿德皇后五月五日生改坤寧節於十二月後亦以十香詞被乙辛譖死豈惡月之說果有驗也

同年月日時生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兩人同年月日時則其吉凶當符合矣乃竟有絕殊者漢書盧綰與高

相同日生而一爲帝一爲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小譴訶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騶過歎曰同丙午生相懸如此有瞽者曰我與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退居於洛遊會節園閽側有訓徒者則張也一見大喜問其年又同遂日日並案而食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公往視之遂別自後歸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者世以黛粉爲業生子與京同八字謂且必貴遂恣其所爲年十八

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夷堅志莆田士人黃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生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必在後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始晚奏名然以病求岳祠歸雖登科食祿與戴不同然一紀殘廢與死爲隣所去亦無幾也此則境遇之相似者七修類稿謂沈石田與同郡盧知縣鏜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又杭州吳AA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王阮亭又記沈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懸若

此豈或時刻前後之不同也吾平呂才之論云漢高入關封侯者三百人豈無一人行衰絶運趙括四十萬人皆被坑豈無一人行生旺運梁溪漫志云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不過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豈止此數哉則知同年月日時者甚多而富貴貧賤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說似又不足憑也

遷官最速

張璠漢紀荀爽有時名董卓秉政詔拜平原相行至苑陵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九十三日而至三公世語司馬懿辟州恭既至三十六日擢爲新

城太守懿使鍾繇謂之曰君釋褐三十六日擁麾蓋乙
兒乘小車抑何駛乎唐書宗秦客在武后時一歲中賜
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白敏中自員外郎五年十
三遷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封太原郡公李訓起流
人一歲至宰相崔鉉爲李石荆南幕僚入朝不三載至
宰相石猶在荆南柳璨起布衣至宰相不四載宋史蔡
攸甫釋褐除秘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
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向敏中自郎中拜右諫議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纔百餘日至若陳自强以韓侂冑塾
師除太學錄遷博士轉國子監博士遷秘書郎入館中
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

樞密自布衣至兩地纔四年明嘉靖中張璁釋褐六年即拜禮部尚書大學士入閣夏言由給諫未浹歲至禮部尚書張居正以吏部侍郎入閣進禮部尚書去學士五品才歲餘萬歷中沈鯉由六品不二年至禮部尚書入閣王家屏去史官纔二年即入閣至張綵附劉瑾一歲中自吏部郎擢左僉都御史超拜吏部右侍郎進尚書天啓中田吉由淮揚參議附魏忠賢取中旨擢太常卿未匝歲至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此皆附權奸而速化者

仕宦最久

又有仕宦最久者有明一代尚書胡濙歷事六朝垂六

十年致仕歸王恕亦歷官五十餘年在吏部最久宏治間衆正盈朝皆恕力也英國公張輔之子懋嗣公爵六十六年握兵柄四十餘年劉珝之子鈗八歲時憲宗賜中書舍人歷官五十餘年至太常卿嘉靖中猶供事內閣誥敕房又漕運總督郭鋐歷官五十七年

射石沒羽有四人

呂氏春秋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為伏虎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乃知其為石也史記李廣為北平太守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再射終不入矣北史李遠出獵有石在叢薄中疑為伏虎射之鏃入寸

餘祀之乃右

虎渡河二八

後漢書宋均爲九江太守多暴虎設檻捕之猶多傷害均至任虎渡江去劉昆爲宏農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去劉昆事亦見王充論衡

廢蓼莪兩人

晉書王裒父修爲司馬文王所誅裒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反覆流涕門人爲廢蓼莪篇南史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輙執書慟哭受學者爲廢蓼莪篇

謫仙有四人

李白對酒憶賀監詩序云太子賓客賀監于長安紫極宮一見呼余爲謫仙人孟棨本事詩亦載此事是以世皆以李白爲謫仙其實謫仙人之稱不自白始也南史桂京兆傳會稽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又李白詩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號謫仙則白且以之稱曼倩矣白之後東坡亦稱謫仙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子瞻文章議論獨出當世風格高邁真謫仙人也史季溫亦曰山谷常呼李白及東坡爲兩謫仙按山谷詩喚取謫仙蘇二來李績傳稱少顏悟爲辭精博周必大見其

文曰此謫仙才也

倒用印有三事

朱泚之亂德宗西奔泚遣將韓旻以銳師追之段秀實乃倒用司農印追回旻事見唐書及柳子厚集按五代史後唐魏王繼岌平蜀擒殺郭崇韜慮軍變李崧教以用黃紙僞作詔書倒用都統印告諭諸軍人心乃定又宋史郭威將反魏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爲詔令威誅諸將校將校皆懼遂從威反皆倒用印故事也

御溝流葉凡四見

御溝流葉事見於傳記者凡四其一唐人本事詩云顧況在洛偶與友遊苑中流水上得梧葉有詩云一入深

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於上游亦題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王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後十餘日有客又得水上一葉詩以示況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明皇時楊號寵盛宮娥皆怨嘗有書落葉隨御溝水流出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況聞而和之既達上聽遣出內人不少此皆唐人小說所記蓋即顧況一事也其二雲溪友議盧渥舍人偶臨御溝見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其三北夢瑣言進士李茵遊苑中見御溝流葉

有詩與盧渥所得詩同後僖宗幸蜀茵奔匿途遇宮娥雲芳子因與同行具述宮中事曾有詩書葉上即此女也其四玉溪編事侯繼圖於大慈寺忽風吹木葉有詩云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云云麗元英談藪謂前三則盍本一事而傳記者各異耳劉斧青瑣集有御溝流紅葉記則又取前數則而易其名爲于祐云

捕鱷魚二人

韓昌黎傳潮州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爲文祭之其夕暴風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此人所

共知也宋史陳堯佐通判潮州有張氏子與母濯於江鱷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小吏操網往捕鱷竟帖耳受捕堯佐作文示諸市而烹之則竟殺鱷魚矣

東西南北道主人

俗稱居停主人為東道本於左傳燭之武之詞舍鄭以為東道主也後漢書彭寵傳朱浮對光武曰大王遣寵以所服劍佩倚以為北道主人又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洪容齋隨筆及都穆聽雨紀談俱引此以為北道亦有主人之稱然不特此也魏書裴延儁傳咸陽王禧牧司州辟裴仲規為主簿表行建

興郡事孝文自代還洛次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鴐還謂禧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又唐鄭餘慶爲嶺南節度與羅讓善鄭還朝薦讓讓至謁鄭鄭指語坐客曰此吾南道主人也是又有南道主人矣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遣書諭馮翊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自郃陽帝厚加撫慰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是又有西道主人矣通鑑顏真卿起兵拒安祿山清河人李萼乞師於真卿且曰今當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爲西南主人是又有西南道主人矣至南史王僧辯討侯景晉州刺史魯廣達出境候接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

師東道主人也此則本左傳語

三武信君

張儀在秦惠王封以五邑號武信君陳涉使武臣爲將軍與陳餘張耳略趙地武臣自號爲武信君項梁立楚懷王孫心梁自號武信君俱見史記

四武安君

趙封蘇秦爲武安君見國策秦封白起爲武安君趙封李牧爲武安君漢封田蚡爲武安君俱見史記

六萬石君

史記石奮與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二千石景帝乃名奮爲萬石君漢書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

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師古曰一門之中五二千石也）馮勤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亦號萬石君此西漢之萬石君也後漢書秦彭傳秦氏世位相承有名襲者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此東漢之萬石君也唐張文瓘高宗時爲侍中四子潛魏州沛同州皆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宋史廖剛傳剛與爲工部尚書子四人遲過遂遽皆秉麾節人號爲萬石廖氏此唐宋之萬石君也元史王磐世業農歲得麥萬石人號萬石王家則非關仕宦矣

六李杜二袁劉二鮑謝四蘇李三李郭兩元白

西溪叢語云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為李杜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眞忝竊實隱用此事云然後漢所稱李杜并不止此二人也滂母所云李杜乃李膺杜密後漢書黨錮傳所謂膺密俱坐黨禍而名行相次故時人稱李杜是也而膺密之先有李固杜喬皆為梁冀所殺故掾楊匡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歸葬郭亮亦乞收固尸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不能安上納忠卿曹何等腐生乃犯詔書乎此又一李杜矣梁冀誅後宦官用事白馬令李雲上書諫諍桓帝怒下雲北寺獄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益怒下廷尉皆死襄楷

上書訟之謂李雲上書明主所當不諱杜衆之死諒以感悟聖朝太尉黃瓊亦上書言李固杜喬既以忠言見滅李雲杜衆復以直道受誅此又一李杜矣魏書世宗詔王肅曰杜預葬於首陽司空李冲葬於覆舟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宜葬於預冲兩墳之間又傅修期亦遠慕杜預近好李冲買地葬二公間是預冲亦稱李杜則合之唐李白杜甫共有五李杜又宋史李韶與杜範皆廉直中外稱爲李杜則并有六李杜矣又齊高祖九錫文前云袁劉搆逆實繁有徒此袁劉謂袁粲與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也後云袁劉攜貳成此亂階此袁劉謂袁粲劉彥節也是宋齊間有兩袁劉皆忠於

宋而被告於齊者西溪叢語又謂南史稱鮑照謝元暉爲鮑謝唐書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亦謂之鮑謝是古來共有二鮑謝漢時蘇武李陵稱蘇李唐時蘇味道李嶠亦稱蘇李明皇時蘇頲李乂對掌文翰明皇亦稱爲蘇李又東坡答李公擇詩云從來蘇李得名雙坡又欲與公擇稱蘇李也是漢唐宋又共有四蘇李唐李光弼郭子儀稱李郭宋史開禧用兵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北再遇至虹遇二人裹瘡還再遇謂陳孝慶曰李郭軍潰賊必追躡是亦一李郭也然不可同年語矣吳梅村贈劉雪舫詩依稀李與郭流落今誰存則指前明神宗李太后之父偉及光宗皇后之父郭維城皆國戚也是又

一李郭矣唐元微之白樂天並以詩名時稱元白金末元遺山爲一代文人之冠其時有白君舉字寓齋隩人以進士官岐山令詩名與遺山相頡頏元白本世契兩家子弟每舉長慶故事相往來時人亦謂之元白。

三二陸兩三陸

晉書陸機陸雲兄弟入洛人稱二陸魏書陸俟傳陸暐與弟恭之並有時譽孫惠蔚曰不意二陸近在座側此又一二陸也宋史陸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亦號二陸是古來共三二陸矣又陸機傳機雲尙有弟耽同時遇害孫惠曰不意三陸一旦湮滅南齊書陸慧曉之子僚任倕並有美名人稱三陸是古來又有兩三陸

三二宋

宋郊宋祁稱二宋人皆知之按宋史薊人宋琪少通書史與同縣宋雄齊名人稱二宋登遼進士晉天福中始歸京師是又在郊祁之前又元史宋本謚正獻弟宋褧謚文清人稱二宋是共有三二宋

四三王

漢書王章傳章爲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謂王尊王駿及章也又王鳳傳贊外戚興者有許史三王之家謂邛成侯及王商王鳳也唐滕王閣有三王則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作修閣記也又王方翼子珣與瑨並以文學稱時號三王

兩二蘇

東坡頴濱兄弟並以文名世世稱二蘇按魏書蘇亮與蘇綽齊名人稱二蘇則又在坡潁之前矣

三楊

明宣德中有三楊謂楊士奇楊溥楊榮也晉書楊駿與楊珧楊濟當國勢傾天下時人目爲三楊新唐書楊憑傳憑與弟凝凌皆有名擢進士第時號三楊

兩赤松子

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龍入火不燒盋即張良所欲從遊者見劉向列仙傳一即晉之皇初平牧羊時所遣道士叱石成羊者見葛洪神仙傳又許觀東齋紀事亦

載之

兩洪崖

一三皇時伶倫得仙者號洪厓仙人衛叔卿與數人博於華山石上其子問並坐者誰叔卿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耳郭璞詩左挹浮邱袂右拍洪崖肩即此也其一唐張氳亦號洪崖先生按本傳及豫章職方記云氳晉州人洪州大疫氳至施藥病者立愈元宗聞之驛召之果氳也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跨白驢從者負六角垂雲笠往來市間亦見許觀東齋紀事

兩四皓

漢有商山四皓齊書徐伯珍兄弟白首相對時人亦呼

四皓

兩涪翁

黄山谷晚年謫宜州自號涪翁按後漢書方術傳郭玉醫術師於程高程高之術得於一老父常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則山谷蓋仿而襲之者也

三大小山

漢淮南王安招徠文學之士著爲篇章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梁何胤何點並甘棲遁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明周肅王之後睦樿安淣俱有學行人稱睦樿爲大山安淣爲小山

三十八學士

唐太宗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番宿更休至形之圖畫顔寧人日知録書内又有開元十八學士圖皆開元中人五代史馬殷開天冊府置官屬亦以廖光圖徐仲雅李宏皐拓䟦常等十八人爲學士

二四貴

秦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四貴宋蒼梧王時蕭道成袁粲褚淵劉秉更日決事亦號四貴

兩王八

五代史王建僭號時人呼爲賊王八遼史聖宗時有𡙇州團練使王八副馬保祐留守開京

二花蘂夫人

花蘂夫人本蜀王建妾號小徐妃也大徐妃生王衍小徐妃即其女弟後二徐遊讌亡國唐莊宗平蜀後二徐隨衍入朝遭害於途及孟氏再有蜀孟昶時又有一花蘂夫人即作宮詞者也後隨昶歸宋昶死入內太祖亦頗惑之爲太宗所射死事見鐵圍山叢談

四參寥

莊子大宗師篇元冥聞於參寥唐有道士名參寥見孟浩然集又唐末高彥休自號參寥子見本傳宋杭州僧名參寥見東坡集

兩辨才

唐有僧辨才藏蘭亭帖爲蕭翼賺去見書苑宋有僧辨

才隱於西湖見東坡及淮海集

兩蘇小小

南齊有錢塘妓蘇小小見郭茂倩樂府解題南宋有蘇小小亦錢塘人其姊為太學生趙不敏所眷不敏命其弟娶其妹名小小者見武林舊事

陔餘叢考卷四十

陽湖　趙翼　雲崧

五官並用

北齊書唐邕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此三官並用也南史宋劉穆之目覽詞義手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此四官並用也隋書劉炫能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此五官並用也唐書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崔涓守杭州初涖任不能盡識吏卒乃令各以紙署姓名傅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指呼無誤則即用一官而已有不可及者

以官編集

南史王筠文章以一官編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大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宋史王延德掌御廚則爲司膳錄掌皇城則爲皇城紀事從郊祀則爲南郊錄奉詔修內則爲版築記從靈駕則爲永熙皇堂錄山陵提轄記蓋彷筠故事也宋史又載王永衍嘗爲詩所至爲一集此則不必有官而以所處之地概名其集近日查初白編詩亦援此例

自書奏牘

六朝人奏牘多自書今淳化帖有鍾繇表益三國時已然也晉書王右軍自書表穆帝使張翼寫題後答右軍

當時不別投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宋書衡陽王義季爲文帝所愛季素拙於書上聽使人書啓事惟自署名而已以親王愛子始聽令人代書則臣下奏牘自書可知也廢帝子業爲太子時啓參起居書迹不謹孝武責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可見太子亦自書也齊書謝朏守吳興表疏或有遲緩其弟瀹在京輒代爲之明帝見非其手迹詰問乃知瀹書南史王僧虔自書讓尚書表辭製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王韶之傳韶之父偉之凡表奏輒手自書寫蕭思話傳蕭引工書陳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

按自書奏牘本不自六朝始後漢書樊宏所上書輙手自書寫毀削草本楊賜疏末云臣謹自手書密上皇甫嵩前後上奏五百餘事皆手自書毀草不宣於外蔡邕上封事末云手書具對願寢臣表無令宣泄此皆因慎密之故非必以書法相高也六朝則書法盛行無人不從事於此遂無有不自書章奏者按魏晉世始重書法然漢書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人皆藏去以爲榮後漢書北海靖王善書當世以爲楷則及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又蔡邕書石經於鴻都門觀者車日數千輛則漢時已重書法但未如六朝之人人習書耳唐時則表章多有假他人

書者陽城劾裴延齡倩李繁書之蔡鄉以告延齡是也宣宗命柳公權自書謝章勿限真行亦以其時多倩人書者故特命自書耳宋胡邦衡諫和議一疏亦自書後高宗藏於德壽宮以爲賞玩其後幅已爲秦檜批污孝宗命匠裁去重褙完善見邦衡所記經筵玉音問答又宋史張孝祥傳孝祥工書嘗自書奏牘高宗見之曰必將名世此又後世自書奏牘故事也

世摘書名

新唐書武后向王方慶索其先世羲之書方慶進一軸又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

世從祖獻之等二十八人書武后御殿徧示羣臣詔中書舍人序其代閥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

世擅文字

南史劉孝綽傳兄弟及子姪同時七十餘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也王筠自序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非有七葉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門之盛者也江左之王可謂盛矣然不特文也卽書法亦然自羲獻之外先有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宏太子詹事筠荊州刺史廙丹陽尹僧虔黃門侍郎渙之會稽內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曇首衛將軍珣中

晉令珉皆以書名合方慶所上家藏真跡觀之可謂世
其家學者矣

著述最多

葛稚川著書六百餘卷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金海三
十卷制旨孝經周易毛詩尚書春秋中庸孔子正言等
講疏二百餘卷吉凶軍賓嘉五禮一千餘卷贊序詔誥
等文一百二十卷佛經義記數百卷金策三十卷簡文
帝撰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
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
連璧三百卷元帝著孝德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
十卷註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十卷內典博要百卷

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十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
老子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同姓名錄一卷式贊三
卷文集五十卷此帝王著述之最富者也宋樂史著貢
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
五十卷孝弟錄二十卷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
十卷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坐知天下記四十卷
商顏雜錄二十卷廣卓異記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
宋齊邱文傳十三卷杏園集十卷李白別集十卷神仙
宮殿窟宅記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已作為仙洞
集百卷周必大著書八十一種又有平園集二百卷李
心傳有高宗繫年錄二百卷學易篇五卷誦詩訓五卷

春秋考十三卷禮二十三卷讀史考十二卷舊聞証誤十五卷朝野雜記四十卷道命錄五卷西陲泰定錄九十卷辨南遷錄一卷詩文一百卷李燾作長編九百七十八卷總目五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通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宋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相年表合為四十一卷王應麟有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詩考五卷地理考五卷漢藝文志考

證十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通鑑答問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蒙訓七十卷集解踐阼篇補註急就篇六卷補註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姓氏急就篇六卷漢制考四卷六經天文六卷小學諷詠四卷此文人著述之最富者也

作文最速

南史劉穆之與朱齡石在武帝坐上答他人書自旦至日中齡石得八十函穆之得百函而穆之應對無廢謝兆出獄使爲赦詔使者立待詔成其文甚工齊書蒼梧王廢立之際蕭道成命劉係宗爲諸處分敕及四方書

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三十人配之非皆稱旨北史徐紇傳有急速詔命數吏執筆紇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北齊書李弼典樞密神武或造次不及宣教直付空紙即令宣讀杜弼從高歡戰芒山大捷弼草露布即書絹曾不起草侯景叛入梁文襄命魏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送景初夜執筆三更便成文過七紙陳元康傳隨齊神武軍行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在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盧詢祖傳朝廷大選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止車門外爲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詞義可觀隋書高祖宴百官有神雀來集許善心即於坐請紙筆賦之帝甚悅賜物二

白殷煬帝不庭決事退朝後召虞世基口授世基承旨日且百紙從無遺謬唐書岑文本爲中書舍人或策令叢遝書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咸無遺議劉禕之傳詔命叢繁禕之占授少選可待也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爲中書舍人在太極殿後閤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曰丏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陸贄傳從狩奉天機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贄沛然有餘柳公權傳爲學士時帝令賦詩公權應聲而成帝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劉瑑傳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瑑提筆便成

詞皆允切鄭畋傳討龐勛時書詔紛委畋爲翰林學士
思不淹晷文成燦然無不切機要吳融傳昭宗反正御
南闕融最先至帝有指授凡十餘紙融跪作詔書少選
成語皆當帝意北夢瑣言韋臯設醮欲撰齋詞符載方
陪侍命小吏十二人人分兩題載口占授之俄頃俱就
宋史韓絳傳絳在翰林時景靈宮作神御十一殿夜傳
詔撰十一殿上梁文遲明奏之鄧潤甫傳一夕草二十
二制劉敞傳敞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
之九制成晁宗慤傳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告誡各得
其宜倪思傳故事學士一人當直如行三制則並宣學
士思直夕孝宗欲試其才一夕併草四制王淮之傳一

日有詞頭三十三下筆立就應儲傳帝一夕召儲草麻
夜四鼓五制皆就程珌傳寧宗崩丞相史彌遠矯詔廢
皇子竑而立理宗珌直禁中一夕草七十五制遼史道
宗時廷臣薦馬希白詩才敏妙十吏書不能給特召試
之明史劉定之在閣奉旨製元宵詩中使卻立以待立
成七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屠隆嘗戲命兩人
對案拈二題各賦百韻詩咄嗟之間二章並就又與人
對弈口自誦詩使人書之書不逮誦也陳際泰爲文敏
甚一日可二三十首先後所作至萬餘首此皆文思最
速見於史傳者也又唐書王勃傳勃兄勔爲鳳閣舍人
會壽春等五王出閣有司具議忘載冊文羣臣已立乃

惜其圖宰相失色劻召王吏分占其詞粲然人人嘆服則并有不起草而臨時口占者又與北齊杜弼同一神速也

書家代筆

韻石齋筆談謂東坡時有丹陽人高述能彷公書趙松雪時有京口人郭天錫彷松雪書遍肖董思白有門下士吳楚侯名翹後改名易以能書薦授中書爲諸生時思白頗拂拭之後思白官京師諸祈請思白翰墨者思白率令楚侯代之仍面授求者各滿志而去楚侯寓舍綾素堆積多於思白架上也然則今世所傳思白墨蹟大抵皆楚侯書耳

文人相輕

班固論揚雄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足動人故輕其書王充論衡亦云畫工好畫古人不肯圖近世之士者尊古而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揚子雲作法言張伯松不肯觀以同時也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必以爲金匱矣劉勰文心雕龍云韓非儲說始出相如子虛賦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非同時則賤哉此皆以同時見輕固世情之所不免然猶非彼此相忌而相軋也劉勰又云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謂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

也謂此習自古已然北史魏收傳收與邢卲俱以才名互相訾毀卲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收從叔季景亦有才名李庶謂收曰霸朝遂有二魏收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耶輸陳繼伯之子愚癡有名者也收以季景方之邢卲傳袁翻以文章位望稱先達嘗有貴人初授官大宴客翻與卲俱在座翻意主人必托己爲讓表主人竟命卲作之翻甚不悅每謂人云邢家小兒常客作章表自買黃紙寫而送之此皆文人相輕之陋習也隋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多不解乃發憤讀書後爲文以示松松亦多不解此則

非相輕而以相勵固不得以好勝議之矣

竊人著述

顧寧人謂昔人著述往往自藏其名而托之於古人如張霸百二尚書之類今人則好竊人詩文以爲己作此誠風尚之愈變愈下也（梁溪漫志云世所傳地里指掌圖極詳博自足以傳乃托之東坡則宋人著書尚有托于他人者）然昔人亦有竊人著作者蔡邕䟽云今待詔之士或竊成文虛冒姓氏是漢末已有此風世說向秀註莊子未竟而卒郭象遂竊爲己注劉勰亦云排人美詞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己有南史徐摛傳商平郁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

有著述傳後宜以爲惠紹不與後法盛詣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遂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處撫言李播典蘄州有李生者以詩投播覽之駭曰此僕舊作何乃見示生愧懼曰某執公卷行江淮已久今乞見惠播曰僕老爲郡牧此已無用便可相借生謝別播問何之生曰將往江陵謁表丈盧尚書播笑曰秀才又錯矣盧乃僕表丈何復冒此生惶恐曰承公假詩則并荊南表丈一併見假播大笑而遣之葉石林玉澗雜書楊衡有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最自負後因中表盜其文及第衡自至京追之既怒問一一鶴聲在否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輒偷衡乃解叫楊士奇跋三禮考註云此書本吳

澄所作尊藏康震家後有晏璧者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己作余見其所錄初本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有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字而書之其迹尚隱然可見此皆竊人著述之故事也至如玉澗所云宋之問從劉希夷求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不得遂使人以計殺之則竊書賊而幷爲盜矣

按史記多采尚書孟子左傳國語世本楚漢春秋等書或全用其文或摘敘其事班固作漢書凡武帝以前皆取史記而刪節之又史記秦本紀贊全用賈誼過秦論班書陳勝項籍傳贊亦全用過秦論及史遷項羽贊此則書各專行不嫌引用並非掩其美爲己

有也

武將能詩

王阮亭歷述古來武將能詩者宋沈慶之梁曹景宗北齊斛律金（北齊書斛律金不識字初名敦以其難乃改名金猶以爲難司馬子如作屋況之其字始就則其所唱敕勒歌蓋本其國俗歌唱非金自作也）高敖曹唐王智興宋曹翰岳飛明郭定襄湯勳戚繼光凡十一人阮亭所徵引博矣然如郭戚諸公本有詩名固亦不足爲異此外又有絕無詩名而其句可流誦者霍去病歌曰四夷旣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未央兮載戢干戈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南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羊侃侃即席上應詔周羅睺參宴席陳後主曰

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孔範曰羅睺執筆成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北齊書高敖曹好爲詩言甚鄙陋然其祭河神文曰河伯水中之神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酬決亦自爽快可喜則不特隴種一曲也後周書武將高琳在文帝席上賦詩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隋書賀若弼貽源雄詩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唐書契苾何力本鐵勒人入唐爲名將梁修仁新作大明宮成植白楊於庭以示何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言但誦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修仁愧謝改植梧桐以蕃將能詠詩切諷尤絶奇也渾

城嘗慕司馬遷自敘乃作行紀一篇其詞不自矜大雖不言能詩而操筆自敘則能文可知北夢瑣言高崇文席上咏雪詩云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號將軍那箇髯兒射落雁白毛空裏亂紛紛羅紹威武夫乘時竊據乃好爲詩纂羅隱詩總之爲敍自名其詩爲偷江東集以隱詩號江東集故也朱全忠也盜賊每覽太原記至李習吉書檄恨不得此人嘗曰以鄙夫之智算得習吉之才筆如虎之附翼也則全忠雖不能詩而其解文義可知至如高駢之煉汞燒銀二十年至今身在藥爐邊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等句則雖工於詩者亦不能及矣

楊文公談苑載武將劉吉文詩云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臨漢隱居詩話載武將張師本詩云舊將封侯盡降王賜姓歸又分鹿是非皆夢落花貴賤不由人梁溪漫志記韓蘄王初不知書晚年能作小詞其臨江仙一首云冬日青山瀟灑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云云又七修類稿及錢琦諸測記元伯顏南征回詩云鞭揺風煙過嶺馳王師到處悉平夷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挿梅花一兩枝此或他人托爲之伯顏元初豪古人豈暇讀書作此惟張宏範有淮陽集如讀李廣傳詩云但教千古英名在不得封侯也快人具見英雄本色詠燭淚之蠟花本是無情物

特向人前也淚流亦復纏綿有致王文森能興慈託稱武寧病亟太祖親臨問之遂口占曰問說君王鑾駕來一花未謝一花開蕭颯衆賢之待用也又萬歷中蕭如薰為保定總兵能詩士邀之賓坐常滿此皆武將之能詩者記之以補阮亭所未備

鬭將

類要云兩陣既立各以其將出鬭謂之挑戰王阮亭池北偶談謂古來真有鬭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而引劇談錄白敏中討叶蕃有緋衣酋帥出陣召漢軍鬭有潞州小將馳馬出射中其頂抽劍斮之於鞍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及五代史周德威生擒陳夜

文事為證然不特此也春秋傳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傳云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是春秋時已有此事矣漢書漢王與項羽軍廣武之間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又羽使壯士出挑戰漢將樓煩輒射殺之三國志註引英雄記郭汜攻長安呂布謂汜且却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來救乃各兩罷晉書載記劉曜使平先追陳安安左手執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遠則馳射平與安戰三交奪其矛而還宋書衡陽內史王應之與何慧文搭軍身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

殺之南史曾爽反薛安都討之爽世梟猛安都直前刺之應手倒焦度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鬬豹皮公墮地陳慶之在懸瓠城魏驍將堯雄子寶樂最勇求單騎校戰慶之子昕躍馬直趨寶樂魏軍潰散梁書柳仲禮在青塘與侯景戰殆將及景爲支伯仁斫肩遂遁陳書北齊師至呂梁有西域胡善射吳明徹謂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乃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摩訶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徐嗣徽驍將鮑砰以小艦殿後周文育跳入砰舟斬砰仍牽其船而歸北史魏宗室可悉陵從征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鬬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恐其救至不及拔劍

以刃戾其頸斷之後周與北齊戰周將王雄追斛律光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矟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不殺爾當生擒以見天子光射中雄額雄退走至營而卒蔡祐河橋之戰東魏令厚甲長刀者直取祐祐俟其進至十步乃射之正中其面便以矟刺殺之北齊晉綦連猛傳突厥逼晉陽陣中一騎將超出來鬬猛挺身獨出與之相對刺賊落馬因即斬之後周書侯莫陳崇討万俟醜奴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擒醜奴衆莫敢動隋書賀榮定征突厥阿波可汗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乃遣一騎挑戰榮定遣史萬歲出應之萬歲斬其首而還揚

義臣傳漢王諒反遣喬鍾葵圍代州鍾葵有將王拔驍勇善戰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王思恩請當之義臣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乃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為拔所殺唐書單雄信直趨秦王尉遲敬德躍馬大呼刺雄信墜馬乃翼王出王世充子琬在竇建德軍中乘隋帝馬鎧甲華整以夸眾敬德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出擒琬歸秦王討劉黑闥闥將高雅賢單騎逐李世勣勣將潘毛刺之墜馬秦叔寶傳每敵有驍將夸耀秦王輒命叔寶取之刺於萬眾中無不如志薛仁貴傳征高麗時高麗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單騎出擒之王難得傳吐番贊普子郎支都

恃勇乘名馬挑戰難得馳出直斬其首室韋酋段普洛擾邊劉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張伯儀傳伯儀與李希烈將戰敗賊追及伯儀奮刀禦之兩刃相向不得下會救至乃免五代史劉守光將單廷珪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曰今日必擒周陽五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遂擒之此又德威鬭將之一事不特阮亭所云擒陳夜叉也秦宗權使張晊圍汴屯於赤岡汴將張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僨而却諸將乘之晊遂敗歸厚又從攻時溥見梁將陳璠叛在溥所瞋目馳騎直往取之晉李存孝救李罕之於澤州梁將鄧季筠出戰存孝舞矟擒之楚王殷使子希範討

高季興季興從子名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決戰楚將廖匡齊出鬬拉殺之夏魯奇從攻幽州劉守光有將單廷珪元行欽皆號勇魯奇與二將鬬輒不能自解兩軍皆釋兵觀之宋史王君萬傳君萬略地忽一騎躍出矛將及君萬側身避之回擊斬其首乃羌酋藥厮逋也侯益傳益初從唐莊宗與梁戰梁將李立李建以驍勇聞益挺身出鬬擒二將以歸侯延廣傳延廣獨與賊將劉渥鬬於大樹下斷其右臂張玉傳築青澗砦夏兵來爭有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鬬取其首及馬還郭遵傳夏兵來寇陣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王珪傳夏軍有驍將持白幟植槍罵曰誰敢與吾敵

者槍直傷琏右臂琏左手以鐵杵碎其腦又一將以槍進琏挾其槍以杵擊殺之岳飛傳飛戰太行山單騎持丈八鐵槍刺殺黑風大王趙立傳兀朮攻楚州立擁六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决戰有兩騎突出立沓矛刺之俱墜奪其馬而歸畢再遇傳靈璧之戰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砍其腦金將墜馬死金史太祖單騎追麻產麻產棄馬入葦中活蠟胡來問太祖曰此何人太祖曰麻產也活蠟胡遂進擒之以出毛子廉傳子廉入險阻中爲盧彥倫所圍兩騎突出直犯子廉射中其一其一人挺槍幾中子廉腋子廉避其槍與戰生擒之乃彥倫健將孫延壽也元史楊子

橋之戰姜才軍中一騎躍出直趨張宏範宏範旋轡返迎刺之應手而斃張柔傳攻宋滁州宋驍將突出犯柔纛戈入其陣飛石中柔鼻兩軍鬨柔乃得還燕帖木兒傳王禪自上都興兵至榆河燕帖木兒禦之阿刺帖木兒以戈刺燕帖木兒將及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斫之中臂明史熊天瑞據贛常遇春圍之天瑞養子元震竊出覘兵遇春亦引數騎出猝與遇元震不知常遇春過之始覺遂單騎前襲遇春遇春遣從騎揮刀元震奮鐵撾且鬬且走遇春曰壯士也舍之傅友德守徐州擴廓遣將來攻友德單騎奮槊刺其將韓乙遂敗去庭聞逃略記也先入寇時有一騎擎旗一騎挾弓矢將薄

城下石彪出城一斧砍落其首又彙書記成化末劉千斤作亂康都督募紫微山僧惠通剿之僧直入賊營謂千斤曰汝抗朝命勞及老僧今與汝約各以氈裹兵器醮灰試鬬身有白點多者爲負汝負則當面縛以降賊許之兩人鬬至暮賊衣汚滿乃詣軍門降又柳軒叢談黃得功禆將林報國被賊逼虎誘殺得功追入其陣斬虎有少年賊號無敵將軍者馳至欲取得功得功立擒之横置馬上而歸此皆近代鬬將之事也

古來用兵兵多者敗

古來用兵往往兵多者敗蓋兵過多則號令不齊氣勢不貫必不能有臂指相使之用且爲將者有恃衆之意

而諒多疎爲兵者亦有恃衆之心而戰不力自三代以後能以多取勝者惟王翦滅楚以六十萬人韓信破趙以二十萬人垓下之戰漢兵六十萬人裴行儉破突厥擒阿史那奉職以三十萬騎郭子儀收復西京以三十萬衆明太祖取中原以二十萬衆征雲南亦以二十萬衆耳其他如冒頓以四十萬騎圍漢高於平城突厥始畢可汗以數十萬騎圍隋煬於雁門契丹以三十萬騎敗周德威於新城蒙古渦端以五十萬衆破曹友聞於大安軍此又當別論蓋北俗號令簡而心志一故能以多取勝中土所不及也至如明太祖破陳友諒亦以二十萬衆然友諒是時且六十萬則不可謂明兵之多也

其以多致敗者長平之戰趙括兵四十萬爲秦所坑章邯攻趙項羽破之被坑者且二十萬其多可知也漢高以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人伐楚入彭城爲項羽三萬人所破溺死者二十餘萬龍且以二十萬救齊韓信擊斬之吳王濞兵二十餘萬周亞夫擊走之新莽將王尋王邑以四十二萬兵圍昆陽爲光武所破銅馬諸賊合數百萬亦爲光武所破官渡之戰袁紹兵十餘萬曹操兵僅十分之一擊破之赤壁之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周瑜以三萬人破之劉聰以十餘萬陳於洛西石勒以四萬人破之淝水之戰苻堅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其先至者已三十萬乃爲謝元等八萬人所敗呂光攻

龜茲龜茲王帛純引獪胡諸國兵七十餘萬為光所敗

葛榮向京師眾號百萬爾朱榮兵七千眾寡不敵葛榮聞之大喜令其眾辦長繩以為至便縛取爾朱榮乃為奇兵大破之及爾朱兆以二十萬攻鄴高歡馬不滿三千步兵不滿三萬大戰破之渭曲之戰高歡將二十萬眾宇文泰不滿萬人破之沙苑之捷宇文泰又以七千兵破歡十餘萬乃於戰所準當時兵數人種柳一株以旌功凡七千株後宇文泰又與歡戰邙斬高敖曹然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彼此不能相知遂大敗燒營而遁則亦以兵大眾也隋文帝滅陳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然賀若弼韓擒虎先入建康

擒後主兵纔八千耳其時陳將魯廣達等陣於白土岡亘二十里乃爲賀若弼等所破煬帝征高麗凡一百十三萬人餽運者倍之竟潰於薩水宇文述等九軍共三十萬先度遼其脫歸者僅二千七百人竇建德之救王世充也擁陳虎牢下長二十餘里爲秦王所擒突厥犯塞黑齒常之以二百騎破其三千騎安祿山之反也潼關之戰哥舒翰以二十萬衆爲崔乾祐所敗尹子奇兵十三萬張巡許遠以六千八百人敗之九節度之師潰於相州步騎共六十萬黄巢入潼關兵六十餘萬呼聲震河華及據長安李克用以四萬人破走之契丹將阿古只以騎兵五百敗老相軍三萬石晉杜仲威以三十

萬衆擊遼遼將高謨翰以三百騎殺其先鋒餘兵皆走遼天祚使蕭糺里步騎十萬討女眞阿骨打兵三千七百至者僅三之一力戰破之遼又使耶律訛里朶等騎二十萬步卒七萬來伐阿骨打又敗之於阿婁岡遼又使蕭特末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討女眞并遼主自將亦俱爲阿骨打敗於護步答岡張浚富平之敗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宋將黃廼等以兵三十萬柵於文水縣金突合速以兵九千敗之殺八萬餘人特康民率兵十七萬攏不野敗之又以騎二千敗淮南兵十萬餘人及和尚原之戰兀朮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仙人關之戰撒離喝亦以十萬衆爲吳玠所敗劉麟劉猊三十萬

衆楊沂中等破之於藕塘夏人二十萬騎李顯忠以所部八百人破之順昌之戰兀朮韓常兵十餘萬爲劉錡所破金主亮南侵兵六十餘萬虞允文敗之完顏九斤胡沙虎以四十萬衆伐蒙古敗於會河堡銀青衆二十萬亦爲蒙古木華黎所敗已而蒙哥以五十萬衆敗於宋合州城下遂死又察罕兵八十萬闔廬州爲宋杜杲敗去賈似道之潰於江上也兵十三萬凡此皆以多致敗歷歷可考者也其以少擊衆戰功最著者如合肥之戰張遼李典以步卒八百破孫權兵十萬後秦姚萇以千餘兵破雷惡地三萬餘衆乃命軍士各植一木於柵孔以旌功或疑營地大小萇曰吾自結髮以來未嘗如

此以少勝多者正以小爲奇耳高昂以十餘騎破爾朱羽生兵五千宇文忻以五百騎破尉遲迥精甲三千薛萬徹以百騎擊敗竇建德兵十萬薛仁貴以卒二千攻扶餘殺萬餘人馬燧從李光弼攻史朝義於北邙以兵五百出入三反敗其衆十萬光弼曰吾未見以少勝多如馬將軍者李嗣源救幽州契丹萬騎遮山口嗣源以百騎衙破之楊業以數百騎出雁門破契丹兵十萬殺其將駙馬蕭咄李劉滬堡之提劉昌祚以二千騎敗夏人萬騎李師中上其功謂西事以來以少抗衆未有如此者燕達以五百人抗夏人三萬騎九戰皆捷岳忠武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

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桂嶺以鬼背八百破兀朮於順昌又以五百破之於朱仙鎭皆敗其衆十餘萬金完顏陳和尚以四百騎敗蒙古兵八千於太昌原而尤最奇者宋武帝微時以數十人覘孫恩遇賊衆數千便與戰所將人俱死帝獨奮長刀所殺傷甚衆南齊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騎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歿盤龍馳馬奔入將奉叔已大破虜得出在外不見其父復躍馬入父子兩騎縈繞於數萬人中虜遂大敗陳候安都以十二騎破齊陣禽其儀同乞伏無芳又刺東方老墜馬蕭摩訶與北齊戰於呂梁以七騎破齊軍奪其大旗及周滅齊遣將爭呂梁有精騎數千摩訶

領十二騎入周軍斬殺甚衆隋張須陀以五騎與賊遇賊裴長才等二萬衆至圍之數百重力戰而出唐王君廓以十三人破郭士衡等兵一萬宋之懷應募擊驩州蠻與壯士八人破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不敢動遂平之金阿骨打以十人擊走遼兵於混同江劉整在宋時以十二人入金信陽軍擒其守時以爲唐李存孝以十八騎拔洛今整更少乃書其號曰賽存孝元渾察征乞失哈里敵兵二千渾察以勇士五十人破之揚子橋之戰張宏範以十二騎渡水敗姜才軍明初洛水北之戰常遇春以單騎入元軍敵二十餘人刺之遇春殪其前鋒一人大呼馳入壯士從之敵遂大

潰傳友德攻山西擴廓萬騎突至友德以五十騎衝却之丁德興從攻洪山寨以百騎破賊數千成祖靖難兵起款台以十二騎破南兵三千人東昌之戰薛祿以五十騎敗南兵數百又皆古今所罕覯者也按癸辛雜識賈似道命廖瑩中刊奇奇集萃古人用兵以寡勝衆如赤壁淝水之類成一書蓋自詫其援鄂之功也其書今不傳今姑撮諸史所載於此

取蜀將帥不利

洪容齋歷敘古來中國取蜀將帥多不利漢伐公孫述大將來歙岑彭俱被刺客之禍魏伐劉禪大將鍾會鄧艾皆族誅唐莊宗伐王衍招討使魏王繼岌大將郭崇

皆不得其死宋伐孟珙大將王全斌崔彥進皆不賞而受黜此北宋以前可歷歷數者也元憲宗率兵入蜀攻重慶被傷卒於釣魚山下明湯和傅友德取蜀和被鐫責不賞友德雖獲賞而終不得其死則取蜀將帥誠不利也

臨陣不自標異

淮南子云將軍不敢騎白馬蓋懼其易識也蒼梧雜志亦云古戎服上下一律皆赤色恐戳有傷殘或沮士氣故衣赤使血色不見也所以左傳有均服振振之語魏顒朋評亦云軍主不可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也宋南渡以前戎服猶皆用緋紹興末乃變而用皂色云今

按左傳熒澤之戰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鄢陵之戰石首納旌於弢中得免南齊書殷孝祖臨戰以麾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是日果中流矢死北史芒陰之戰高敖曹輕敵建麾蓋臨陣西人盡銳攻之遂爲魏所殺賀拔勝從周文望見高歡麾蓋出精兵擊之歡幾爲所獲王思政戰河橋從者死盡思政創重亦悶絕於積尸中思政久經軍陣每戰惟破衣敝甲敵人不疑其將帥故得免夜半而還遂歸五代史周德威之擒陳野叉亦微服雜卒伍中伺野叉過以鐵錘擊之墮馬遂擒之魏孏閔郭王則叛貝州常裹花帽人見而識之遂擒獲至死終不去花帽宋史李成見劉光世張

蓋行陣不介冑銜爲主帥併兵圍之王德突圍擁光世出金史夏人攻齊州郭蝦蟆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甲一箭殪之此古人遺法蓋陣上不自標異有急則易免難且可出人不意以制勝也然梁魏交戰韋叡乘板輿督勵將士勇氣無敵周齊芒山之戰周將蔡祐著明光鐵騎所向無前齊人咸曰此鐵虎也皆避之薛仁貴從征高麗未知名欲自顯乃著白衣持戟腰弓所向披靡太宗望見乃召之李晟圍朱泚於長安每戰必錦裘繡帽以自表韓世忠之圍淮揚也亦錦衣驄馬立陣前以致敵此又威名勇略足以懾敵不可以一律論者

解散降兵

爾朱榮既破擒葛榮其衆皆降爾朱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其居止於是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人服其處分機速唐書秦王世民破擒竇建德俘獲五萬人即日散遣使還鄉里蓋乘其潰散之勢遣之使還莫不弭帖而去衆既無主自不能復嘯聚爲亂而我亦免安插供饋之煩也

兵富難戰

後漢書度尚傳尚破賊卜陽潘鴻等猶未殄滅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乃令軍中恣其出獵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歸皆泣尚勞之曰賊財寶山積足富數世諸君但不努力耳乃人人爭奮大破平之

紙鳶木鵝曇鐔

臺城之圍梁武以紙鳶告急於城外而援師莫有進者金守汴日爲紙鳶置文書其上至北營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宰相以此退敵難矣然唐張伾守臨洺爲田悅等所攻馬燧等救兵未進伾急以紙鳶放過悅營悅射之不及乃落燧營言三日不救洺人且爲悅食燧等遂進解圍是紙鳶亦有時濟用隋東都被圍越王侗以木鵝隨水而下冀達江都求救而卒無救至明傅友德取蜀既破階文以湯和兵在重慶無以通聲息乃作木鵝數百書取階文月日投之江順流而下和果得之遂進兵而全蜀俱下宋宗慤征林邑林邑以象來戰慤

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以禦象果奔唐朱滔繒帛爲獅猊狀蒙以猛士數百馳入李維岳軍馬驚遂敗去明張輔征安南賊驅象來輔以畫獅蒙馬衝之賊亦潰然金石抹虎兒欲爲假獅以禦元兵作而具如獅狀以青麻爲尾繫大鈴於頭使敵馬驚駭張天綱笑之同一物也而異效如此

火馬火猴

左傳吳闔廬敗楚師至於郢楚王使鍼尹執燧象以奔吳師註火繫象尾也史記田單守卽墨收城中牛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縱之燕軍牛尾熱怒而奔燕壯士從之遂破燕軍此火牛燧象二事人所

其知也（宋王德討儂智高亦用火牛德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二乃萬矢齊發牛返奔遂殲賊）後漢書楊璇爲零陵守賊攻郡縣璇乃制馬車數十以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將馬居車前順風鼓灰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盡奔賊遂破之則又有用火馬者宋史趙遹傳遹攻晏州賊據輪縛大囤陡峭不可上遹令士丁從山後挽藤葛而上得猱數十頭束麻灌以膏蠟縛於猱背及賊柵燃火炬猱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猱竄其上火輒發遂破賊柵則并有用火猱者又前人未出之奇也

陷敵脫歸

李廣爲匈奴所得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廣僞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忽騰而上因抱兒奔數十里取兒弓射

殺追者乃得脫其後有絕相類者南史宋魏交兵參軍
王羅漢爲魏所擒鎖其頸使三郎將守之羅漢夜斷三
郎將首抱鎖亡歸北史後周李弼從周文帝與齊神武
戰河橋爲齊所獲陽眴絕於地睨其旁有馬乃躍而上
得免隋書麥鐵杖爲賊所擒賊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
至庱亭衛者憩食鐵杖取賊刀殺衛者皆盡悉割其鼻
懷之以歸唐書段志元從討王世充馬跌爲賊所擒兩
騎夾持其髻將渡洛忽騰而上二人反墮奪其馬馳
歸明史顧成從攻鎮江與勇士十人入城被執十人皆
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入城克之靖難兵
起薛祿戰敗爲平安所執脫縛拔刀殺守卒馳還復

賤

事急爲僕隸免禍

左傳楚公子遇國難微服出亡將及門守門者難之其僕操箠擊公子背罵曰隸也不力何不早出守門者不疑竟出公羊傳云鞌之戰逢丑父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左傳亦同漢書王林卿通輕俠爲不法何並捕之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而身自變服並斬奴頭而還三國志曹操圍呂布於濮陽城中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及戰敗布騎追操問曰操何在操給之曰乘黃馬走者是也乃釋操

而揲得出通鑑晉元帝睿初在鄴逃歸會成都王穎先敕諸關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南史王慧龍家爲劉裕所誅慧龍年十四爲沙門僧彬所匿送之過江爲津人所疑彬曰此隨吾受業者乃免王華父廞從王恭起兵兵敗逃走華隨沙門釋曇冰逃使華提衣幞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遂免袁昂父覬既敗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詬之遂免北史西魏宇文泰與東魏侯景戰馬驚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以策扶泰

罵之曰寵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遂得逸唐朱泚之亂禁城門毋得出朝士朝士往往易服爲僕潛出事固有相類者

口打賊

五代史後唐諸將各自論功李嗣源獨無或問之嗣源曰諸君好以口擊賊嗣源但以手擊賊耳按此語亦有所本晉書西陽夷反太守楊珉會僚屬議拒賊朱伺獨無言珉問之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唐書虢王巨傳安祿山反張垍薦巨有謀略召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詢曰比來人多以口打賊君不爾乎巨曰誰爲相公手打賊者歐陽史蓋本此也

縱敵

丁公為項王將逐漢高祖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引兵還慕容紹宗既破侯景亟追之景使人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又高歡使彭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遂還唐李寶臣討田承嗣屢立戰功朝廷遣中使勞之寶臣賂以百縑中使怒擲於道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新立功豎子尚爾若寇平後以一詔名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宋威擊王仙芝等陰與曾元裕謀曰昔龐勛滅康承訓即得罪吾屬雖成功其能免乎不如留賊劉巨容

破賊巢於荆門或勸之翁追巨容曰國家好負人有事則撫存將士事寧則棄之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又左良玉追張獻忠急獻忠遣其黨馬元利操重寶啗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公所部多殺掠而閣部猜且專撫獻忠即公滅不久矣良玉心動縱之事極相類

懸賞購賊

宋夏竦判永興軍募擒趙元昊者爵萬戶侯元昊令募得竦者與錢三千明季楊嗣昌督師募擒斬張獻忠者賞萬金爵侯翌日督師幕府自堂皇庖湢遍題有斬督師者賞白金三錢古今事固有相類者東魏高歡攻魏玉壁不能克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

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城主韋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安丙傳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則猶未肆侮也

賊稱

晉書南燕載記泰山民王始聚衆僭號爲官兵所獲臨刑或問其父兄所在始曰太上皇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正坐此口語始謂妻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哉五代史劉守光僭帝號爲唐莊宗所擒將刑守光乞哀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譲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一呼其妻曰皇后一呼其夫曰皇帝正可作對也